

中国现代名家
经典文库

黑暗的东方

李大钊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

李大钊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

05
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姜德铭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11

ISBN 7-104-01423-3

I. 中… II. 姜…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140 号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

姜德铭主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9035.6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403.375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 7-104-01423-3/1·571 定价:3960.00 元(全 32 卷)



前 言

李大钊（1889—1927）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学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1907年夏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校。1913年冬东渡日本留学，次年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回国后李大钊于1916年在《新青年》二卷一号上发表《青春》一文，系统论述了青春宇宙观，为再造青春中华提供思想武器。1918年应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工作。同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率先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与陈独秀、胡适等共同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将负责编辑的《新青年》六卷五号办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并撰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次年李大钊在北京秘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指导青年研究马克思主义，10月组织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积极进行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4年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李大钊遭反动军阀逮捕，在狱中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撰写《狱中自述》，概括自己为民族独立解放奋斗的一生。4月28日，反动当局不顾社会团体、学者名流的营救，将李大钊绞死，终年38岁。



李大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和具有高尚情操的学者，他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的思想理论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如鲁迅先生在《〈守常全集〉题记》中所指出的，他的某些观点，“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但是，“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李大钊一生热爱真理、崇信真理，他不仅为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而且在史学与哲学方面也有独树的创见。他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方面的著述如《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都闪烁着学者李大钊的不朽光辉，而他的《平民主义》一书，则系统总结了对民主主义的研究。

本文库收录了李大钊的政论及学术代表作，有助于读者理性地了解这位伟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全貌。



目 录

黑暗的东方

隐忧篇	(1)
大哀篇	(4)
暗杀与群德	(8)
原 杀	(10)
政客之趣味	(15)
是非篇	(17)
警告全国父老书	(19)
欧洲战事谈	(29)
《晨钟》之使命	(33)
新生命诞孕之努力	(39)
国庆纪念	(40)
宪法与思想自由	(42)
新中华民族主义	(49)
此 日	(52)
普通选举	(55)
黑暗的东方	(56)
太上政府	(57)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58)



黑暗的东方

牢狱的生活	(61)
不要再说吉祥话	(62)
光明权	(63)
我与世界	(64)
万恶之原	(65)
灰色的中国	(66)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	(67)
妨害治安	(71)
什么是歪史	(72)
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	(73)
日本的武士道与国际的新伦理	(76)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77)
人种问题	(79)
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	(86)
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91)

真正的解放

风 俗	(95)
厌世心与自觉心	(101)
青 春	(110)
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	(122)
调和之美	(126)
真 理 (一)	(127)
真 理 (二)	(128)
青年与老人	(129)
美与高	(133)
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	(137)
真理之权威	(139)



不自由之悲剧	(143)
罪恶与忏悔	(149)
简易生活之必要	(151)
致李泰荣	(153)
“今”	(155)
新的！旧的！	(159)
调和誉言	(163)
新纪元	(165)
北京的“华严”	(168)
新自杀季节	(169)
青年与农村	(170)
死 动	(175)
光明与黑暗	(176)
新旧思潮之激战	(177)
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180)
现在与将来	(185)
真正的解放	(187)
双十字上的新生活	(188)
时代的落伍者	(190)
应考的遗传性	(191)
最有力的调和者——时代	(192)
人与禽兽	(193)
时间浪费者	(194)
死	(195)
牺 牲	(196)
青年厌世自杀问题	(197)
史 观	(205)
今与古	(210)



又是一年	(224)
忏悔的人	(225)
哭冯国璋	(226)
山穷水尽的青年	(227)
精神解放!	(228)
自由与秩序	(229)
今与古	(231)
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说	(236)
失恋与结婚自由	(239)
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	(242)
演化与进步 (内容简述)	(245)
时	(246)

我的自传

更名龟年小启	(251)
覆景学铃君	(252)
文 豪	(254)
介绍哲人尼杰	(258)
《自然律与衡平律》识	(260)
游碣石山杂记	(261)
我的自传	(267)
介绍哲人托尔斯泰	(268)
别 泪	(270)
《甲寅》之新生命	(272)
可怜之人力车夫	(274)
北美之风云儿	(275)
哭沈汉卿君	(276)
蔷薇缘欤? 蔷薇恨欤?	(281)



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	(282)
旅行日记	(285)
乐亭通信	(288)
雪地冰天两少年	(291)
致若愚、慕韩	(295)
致郁宪章	(296)
什么是新文学	(297)
五峰游记	(299)
自然与人生	(302)
《西洋大历史》序	(307)
《黄庞流血记》序	(308)
《清代通史》序	(309)
列宁不死	(311)
挽孙中山联	(312)
狱中自述	(313)

译 文

世界观	(318)
国家与个人	(320)
哀 音	(322)



黑暗的东方

隐 忧 篇

国基未固，百制抢攘，自统一政府成立以迄今日，凡百士夫，心怀兢惕，殷殷冀当世贤焕，血心毅力，除意见，群策力，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运，俾巩固于金瓯，撼此大难，肩此巨艰，斯固未可以简易视之。而决来意其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荡激，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达，乃迟迟数月，固犹在惶恐滩中也。

蒙藏离异，外敌伺隙，领土削蹙，立召瓜分，边患一也；军兴以来，广征厚募，集易解难，饷糈罔措，兵忧二也；雀罗鼠掘，财源既竭，外债危险，废食咽以，财困三也；连年水旱，江南河北，庚癸之呼，不绝于耳，食艰四也；工困于市，农叹于野，生之者敝，百业凋蹙，业敝五也；顽梗未净，政俗难革，事繁人乏，青黄不接，才难六也。凡此种种，足以牵滞民国建设之进行，矧在来兹，隐忧潜伏，创国伊始，不早为之所，其貽民国忧者正巨也。悬测逆睹，厥要有三：

一党私 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又不惟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国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



之产物矣。而何以吾国政党甫萌，遽断断焉警之、惕之、箴之、戒之、诋之、祺之，甚至虑为亡国之媒者。岂吾华历代君主失国之际，均豫有党争为之朕，而有以促其亡，俾后之人受历史之迷惑，一闻党字，遂谈虎色变，而以旧历史之眼光，视今之政党欤？非也。唐之清流，宋之蜀、洛、朔，明之东林、复社，均一时干国英杰，使在今日，吾人且铸金事之。徒以君子小人，有如水火。一方既以道义相号召，则嬖幸之流，恐不见容，遂而荧惑诽谤，以泄其私举，正人义士，排挤倾轧于无余。私心党见之足以祸国，诎以时之今古而殊耶？试观今日之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已至于此，且多假军势以自固。则将来党争之时，即兵争之时矣。党界诸君子，其有见及此者乎？盍早图之。

二省私 中华建国，版舆辽阔。昔者山川阨隔，交通尼阻，风俗之异，言语之差，胥以地理之关系，为疏通结络之梗，则界域之见，存乎其间，势必然也。然以中央权重，集中于一，前此省见，殊未与政治上以影响。逮满清末叶，各省督抚握权渐重，益以政运趋新，地方日增活动，省见因以稍启。革命军兴，各省以次脱离满清羁绊，宣告独立，自举都督，此不过一时革命行军之计画也。而孰知省界之分，以是及于人心者匪鲜耶。试思一国设省，一省设县，纯因地理人情之便而划之政治区域，其土地犹是国家之领土，其人民犹是国家之国民，宁可省自私之。乃近顷用人行政，省自为治，畛域日深，循是以往，数年或数十年后，势至各省俨同异国，痛痒不关，即军事财政之协助，系乎国家兴亡者，将亦有所计较而不为矣。至神州粉碎，同归于尽，始追悔痛恨于向者省见之非，晚矣！

三匪氛 历稽载籍，一代兴亡之交，其先必匪乱丛



起，良以失政之朝，民多怨之，加之饥饉荐臻，灾异迭见，于是枭雄乘之，狐鸣篝火，愚惑斯民，凡以欲遂其帝王事业之私图也。明之亡也，流寇遍天下，即无满清之西侵，亦决不能永其国祚，而黎元之遭其糜躏，亘数十年，亦不堪矣！民国之兴，基于大义，用兵不过三阅月，成功之速，为东西历史未所有，吾华之幸，抑亦吾民之幸也。然窃有忧者，则匪氛之起，不在满清末运，而在民国初年。何则？战后之兵，蛮野浮动，在伍时既大肆劫掠，退伍后仍将流为盗寇，则今日之兵，即他日之匪，其因一；愚民不识共和为何物，教育不克立收成效，责以国民义务，群惊为苛法虐政，起而抗变，其因二；一度战乱，元气大丧，民间愁苦怨嗟，实为乱阶，其因三；左道之流，造谣惑众，此次革命，引起此辈帝王思想，其因四。怅望前途，不寒而栗，黯黯中原，将沦为盗贼世界，吾民尚有噍类耶！

以上三端，百思恐不获免。凡百君子，其有以嘉谋嘉猷而弭于未然者乎？曷有以解我忧？

（1913年6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3期）



大 哀 篇

嗟呼！斯民何辜！大胡厄之数千年而至今犹未苏也！暴秦以降，民贼迭起，虐焰日腾，陵轹黔首，残毁学术，范于一尊，护持元恶，抑塞士气，摧折人权，莫敢谁何！口谤腹诽，诛夷立至，侧身天地，荆棘如林，以暴易暴，传袭至今。噫嘻！悲哉！此君祸也，吾言之有余痛矣。然自满清之季，仁人义士，痛吾民之憔悴于异族专制之下，相率奔驰，昭揭真理之帜，以号召侪类，言之者瘖口哓音，行之者断头绝脰，掷无量之头颅、骸骨、心思、脑血，夙兴夜寐，无时不与此贼民之徒，相激战于黯黯冤愁之天地中，以获今日之所谓共和者又何如也？吾殉国成仁杀身救民之先烈，所以舍生命以赴之者，亦曰：“是固为斯民易共和幸福也。”吾民感先烈之义，诚铭骨镂心，志兹硕德，亦欣欣以祝之曰：“是固为吾民易共和幸福也。”而骄横豪暴之流，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且悍然号于众曰：“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彼等见夫共和国有所谓政党者矣，于是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或则诮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要皆拥戴一二旧时党人、首



义将士，标为自党历史上之光荣。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狴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以言党纲，有一主政，亦足以强吾国而福吾民。以言党德，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矣。此非过言也。试观此辈华衣美食，日摇曳于街衢，酒地花天，以资其结纳挥霍者，果谁之脂膏耶？此辈蝇营狗苟，坐拥千金，以供其贿买选票者，又果谁之骨髓耶？归而犹给吾蠢百姓曰：“吾为尔作代表也，吾为尔解痛苦也。”然此辈肥而吾民瘠矣。抑吾闻之，各党之支分部，因选举耗用者，动辄数万金，此其所需，要皆仰给于其党魁俊之踞要津享大名者。夫此踞要津享大名者，充其极不过一总统、一都督耳，否则两袖清风之空衔伟人耳，既无邓氏之铜山，更乏郭家之金穴，顾安得此巨金者，其故不大可思乎？或谓子殆不知政党之作用，故讥之无完肤。曰：吾侪小民，固不识政党之作用奚似，但见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夫何言哉！夫何言哉！

共和后，又有所谓建国之勋者矣。其今日一榜，明日一榜，得勋位、嘉禾、上将、中将者，要以武人为多，而尤以都督为横，以其坐拥重兵，有恃无恐，上可以抗中央，下可以胁人民。其抗中央也，则曰：“吾拥护民权也。”其胁人民也，则曰：“吾尊重国法也。”究之，国法当遵，而彼可以不遵，民权当护，而彼可以不护。不过假手于国法以抑民权，托辞于民权以抗国法，国法民权，胥为所利用以便厥私。中央视之无奈何也，人民视之无奈何也。则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



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其力复散在各省，故民之受其患也较轻。今者一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其力更集中于一省，则民之受其患也重矣，则所谓民权民权者，皆为此辈猎取之以自恣，于吾民乎何与也？

嗟呼！今之自命为吾民谋福利护权威者，竟若是矣！吾民更奚与其安乐者，耗矣。哀哉！吾民瘁于晚清裨政之余，复丁干戈大乱之后，满地兵燹，疮痍弥目，民生凋敝，亦云极矣。重以库帑空虚，岁出增巨，借款未成，司农仰屋，势不能不加征重敛于民。民既托庇于其下，在理当负斯责，亿辛万苦，其又何辞。然求于民者民应之矣，民之切望于国家者，乃适得其反。呜呼！吾民乃委无望矣。富强之本不外振农、通商、惠工。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试观吾国，版图若兹其阔，民庶若兹其繁，江河贯于南北，沃野千里，天府之区也。苟有善治者，不待十年，丰庶之象，可坐而睹，而锋镝扰攘之余，为之国家者，不有以解其倒悬，乃坐视困苦飘零而不救，以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茔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呜呼！国家至此而穷于用，则吾民之所以牺牲其天秩自由，而屈其一部以就范于国家之下者，果何为乎？然是岂国家自身之咎哉？夫今之为政者，匪不纲其政纲以示斯民，若社会政策也，保护制度也，是又徒炫耀其名以贾吾民之欢心已耳。钻营运动争权攘利之不暇，奚暇计及民生哉？然则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



者，少数豪暴狡狴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此少数豪暴狡狴者外，得其所者，有几人哉？吾惟哀吾民而已矣！尚奚言！

(1913年4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